

在无声与呐喊中绽放一树花开

陆莎薇

岁月如歌，人生如歌，歌声抒发情怀，寄托情感。然而，在历史的褶皱里，却有一些喉咙无法唱出悠扬的曲调，因为它们承载着超乎寻常的重量。

老舍笔下的鼓书艺人“心里直翻腾，却开不了口”，他被时代的枷锁禁锢了发声，这无奈的境遇，恰似无数在时代缝隙中艰难求生的华夏儿女。尽管被现实桎梏得缄默无言，但心中的信念不灭，努力的方向不变，被逐出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，用血泪凝结成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”的担当；贫困交加的陆游在病榻上梦见“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”的金戈铁马。于无声处听惊雷，那些被迫沉默的喉咙，以文字为舟，以气节为帆，用不朽的精神，构筑起穿越时空的静默力量。他们的沉默不是麻木，不是沉沦，未能发出的嘶吼，暗暗落下的血泪，终将化为滋养时代的泥土，给予后人向上的精神火焰，永远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艾青笔下用嘶哑喉咙歌唱的鸟儿，是悲悯

的，更是悲壮的，它每一声啼鸣都似利刃，撕裂着时代的伤口，即使精疲力竭也要引吭高歌，也要振翅冲向天空，这不正是中华大地无数抗争者的缩影。身陷囹圄的文天祥振臂高呼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浩然正气的忠魂之声穿透敌军铁蹄；抗日英雄杨靖宇在零下30℃的雪原上，声嘶力竭地宣告“我是中国人，不能向侵略者投降。”这些穿透岁月的撕裂之音，不是空洞的音节、单纯的声浪，而是抗争者用生命吹响的冲锋号角，嘹亮的声音刺破天穹，唤醒沉睡的灵魂，指引着人们向正义，向光明奋勇进发。

穆旦诗中“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——拥抱，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，这是觉醒者振聋发聩的呐喊，这是行动者铿锵有力的步伐。回溯往昔，“民族脊梁”鲁迅以笔为刀，坚守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誓言，在黑暗中用文字点燃火种。虎门销烟烈火熊熊，五四运动浪潮翻滚，改革开放春潮澎湃，一代又一代自强不息的中国人，在蛰伏

中蓄积力量，在呐喊中厚积薄发，终将行动和担当化为磅礴的力量，推动时代巨轮滚滚向前。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耕作田间地头，为解决全球粮食贡献中国智慧；景海鹏问天踏月，数次拜访苍穹，用航天员的脊梁托举民族飞天梦，奋斗者们用血肉之躯在华夏大地书写壮美篇章。

历史恰如一棵生生不息的参天大树，在黑暗中汲取力量，沉默是向下扎根的坚守，纵使阻力重重也无法封锁破土的决心，哪怕风雨雷霆也要拔节生长，最终必能绽放满树的繁花。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坐标上，今天的我们生逢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，何其幸福，何等幸运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，该如何“亮喉”，发出属于自己新时代的强音，毋庸置疑的答案是怀揣敬畏之心，接过先辈的接力棒，责无旁贷地传承历史的厚重，担负时代赋予的使命，以奔跑的姿态，用青春的热忱、奋斗的汗水，浇灌承载着民族记忆和辉煌未来的中华巨树，让它更加枝繁叶茂！

一枚勋章的重量

诸纪红

整理旧物时，那枚陈旧的勋章从箱底滑落，静静地停在我的脚边。祖父生前极少触碰它，仿佛褪色的绶带不过是压箱底的寻常物件。他离世三年后，我偶然翻开他锁在抽屉里的日记本，残破的纸页间洇出几行墨迹：“1943年冬，随担架队转战沂蒙山区，于敌寇扫荡中抢运伤员七人。”

勋章躺在掌心，竟有些烫手。

祖父晚年总爱坐在院中老槐树下发呆，沟壑纵横的手常常无意识地揉搓膝盖。我曾缠着他讲打仗的往事，他喉咙里滚动着含糊的声响，最终只是苦笑着摆摆手：“肚里揣着半辈子话，堵得喘不过气。”那摇头的瞬间，我忽然想起老舍笔下开不了口的鼓书艺人。有些往事太沉太重，压在舌根底下，终究化作一声叹息。

后来村里广播站检修喇叭，调试时漏出一段《黄河大合唱》的电流声。苍凉的旋律从歪斜的木杆上跌落时，正为祖父斟茶的我，忽闻一丝颤抖的音调从他喉间渗出。起初低哑断续，渐渐聚成沉郁的潮涌，混着老槐树叶的沙响，竟依稀辨得出“风在吼，马在叫”的调子。艾青的诗句倏然击中了我，原来最喑哑的声带也能为破碎山河震颤。

我原以为那些过往早已凝固成化石。直至某个槐花簌簌的月夜，他把一勺野蜂蜜搅进我的粗瓷碗。蜜浆融化的漩涡里，银勺突然磕在碗沿叮当作响：“那年从火线上背下来的小连长，才十九岁啊。”他伸出枯竹般的手指，月光流过掌中蜈蚣似的旧疤，“弹片削掉他半个肩膀，临闭眼前还往我兜里塞东西……”话音突然被夜风掐断，空气里浮动着糖浆的甜与硝烟的涩。晒谷场尽头的玉米地正翻涌着青纱帐，叶片摩擦声如海潮漫卷。穆旦的诗在暮色里燃烧起来，带血的手终将拥抱新生，因为无数扑向黑暗的身影，已为黎明铺就了路基。

此刻勋章安静地卧在掌心，绶带边缘毛糙的织线如磨损的年光。它不再仅仅是祖父的私藏，丝缕间纠缠着千万人的脚印，锈迹下封存着从喑哑到呐喊的悠长跋涉。

前夜，我把勋章别在内襟。金属贴着心跳微微发烫，像一颗不眠的星子沉入胸膛。回望山坳间沉睡的村落，指尖拂过胸前微凸的轮廓。山河静好，而血脉里自有惊雷奔涌，等待为这方浸透血泪与甘霖的土地，发出属于吾辈的应答。

因为它托着的不仅是褪色的绶带，而是一个从血火里蹚出来的时代。

以呐喊为号 以微光成炬

赵颖

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，在每个波澜壮阔的时代，总有“嘶哑的喉咙”划破沉寂，总有“带血的手”传递希望，更有无数将个人微光融入时代火炬的身影，照亮文明前行的道路。他们共同奏响历史与未来的交响乐章，续写着生生不息的文明长卷。

历史的褶皱里，那些“嘶哑的喉咙”从未缺席。在铁屋般的旧中国，鲁迅以笔为“投枪”“匕首”，在《狂人日记》里撕开封建礼教的伪善面具，在《呐喊》自序中倾诉“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”的赤诚。他的文字似暗夜惊雷，惊醒无数沉睡的灵魂。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追悼会上，顶着特务的枪口拍案而起，用嘶哑却铿锵的嗓音怒斥反动派暴行，以生命为墨书写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。这些穿透时代的呐喊，如同破晓的号角，为黑暗中的民族指引方向。

而那些“带血的手”，则在艰难困苦中传递着力量。长征路上，红军战士们手牵着手，跨越雪山草地，他们的手或许布满冻疮、鲜血淋漓，但始终紧紧相握，传递着坚韧与勇气。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，无数战士用带血的手紧握钢枪，为保卫祖国浴血奋战。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着民族的尊严，让希望的火种得以延续。这些“带血的手”，是时代的脊梁，支撑起民族的未来。

新时代的星河中，无数微光正汇聚成照亮前路的火炬。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复师们，用布满裂痕的手拂去千年尘埃，让斑驳壁画重焕生机；航天科研团队以精密如尺的双手，托举“嫦娥”探月、“祝融”驭火；乡村教师用温暖的手掌，为大山深处的孩子点亮知识的灯塔。正如北斗卫星团队平均年龄31岁的科研人员，他们将青春化作星辰，让中国导航闪耀苍穹；黄文秀将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，用热血浇灌百坭村的脱贫之花。这些平凡的奋斗者，以个体微光融入时代火炬，让民族复兴的征程星光璀璨。

从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求索，到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奋进，文明的传承始终需要划破长空的呐喊、跨越苦难的坚守、微光成炬的担当。当每个时代的“嘶哑的喉咙”“带血的手”与千万道微光汇聚，终将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响中，谱写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乐章，让文明的长卷在薪火相传中绽放永恒光芒。